

因为当时际遇与心理需求的相契合，琼州之行已然成为汤显祖人生中的一段重要经历，海岛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以后的戏曲创作积累了素材。

人散曲未终。那些历史的深重脚步和海岛的风俗画卷,在他以后的戏曲和诗文创作中不时留下声响和印迹。



汤显祖画像

戏剧场景移师琼州

离开琼州后,汤显祖在徐闻创办了“贵生书院”讲学论道,希望改变当地人“轻生好斗”的陋习。不到一年,汤显祖就被调离徐闻,继续在官场仕途中浮沉。久困官场,身心俱疲,汤显祖干脆丢下浙江遂昌县令不做,回到临川老家写戏本,此后诞生了戏曲《牡丹亭》《南柯记》《邯鄲记》,与他青年时的戏曲处女作《紫钗记》,合称为戏曲史上称艳的《玉茗堂四梦》。

以自己感受告诫世人的《南柯记》后,看芸芸众生,为名为利,你争我夺,仍是有增无减。汤显祖感到,必须再写一部官场现形记,唤醒世人对功名利禄的过度追求。

《邯鄲记》里,从第二十出《死辜》到第二十五出《召还》,卢生被贬官的场所就是崖州。故事发生的地点移到海南岛,这不是偶然或随意的巧合,也不是凭空想像的穷荒不毛之地。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姚品文认为,“只要剔除作者为追求诡奇的美学趣味而加进去的少量神鬼场面,便是活生生的海南岛。”

《邯鄲记》写道,“窜居海南烟瘴地方,那里有个鬼门关”;“地折底走过,琼、崖、万、儋。谢你鬼门口来,相探”;“我魂梦游海南,把名字碣房嵌。”这些台词,更是明白直写海南地理环境。我省汤显祖研究学者、原海南省文化学校副校长龚重谟认为,险恶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物命运的折射,汤显祖把人物放到琼州险恶的环境中,增强了对人物命运的关注,有助剧本主题的深化。

贬官故事穿插戏间

海南岛人文地理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曾经是历史上著名的贬谪之地。因为正义和正直,唐宋时期的李德裕、苏轼被险恶的宦海风波卷到了这里;因为主张抗金的爱国立场,南宋的李纲、赵鼎、李光和胡铨,被秦桧等主和势力打击排挤到岛上来。“他们的故事,比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更能使汤显祖的灵魂受到震撼,从而加深他从现实中观察到和自己经历的体验中得出的理性认识。”姚品文认为。

戏中,卢生被奸相宇文融诬陷,从云阳市法场死里逃生,“远窜广南崖州鬼门关安置”。龚重谟认为,这段实取自唐代贤相李德裕贬崖州司户参军的事实。李德裕是唐武宗时的贤相,晚年因党派相争被贬崖州,并客死贬所。汤显祖上岛后,听说了李德裕的故事,曾作诗《琼人说生黎中先时尚有李赞皇浩轴遗相在,岁一曝之》,生发对他不幸遭遇的感叹:“英风名阀冠朝参,麻造丹青委瘴岚。解得鬼门关外客,千秋还唱《梦江南》。”

卢生到鬼门关遇到一樵夫告诉他:“州里多有人说:有大宦赶来,不许他官房住坐,连民房也不许借他。”樵夫可怜他,把他领到自己的“碣房住去”。这是苏轼贬到儋州后,军使张中将领江驿供他居住,而后章惇派人将苏轼赶出官舍、僇人黎子云兄弟等帮苏轼建造“桄榔庵”一事的推行。

卢生被贬到崖州后,宇文融穷追不舍,命崖州司户谋害他的性命。姚品文说,这其中,不就有秦桧迫害赵鼎等的影子?

民族风情剧中再现

当时,西路的昌江、东方和珠崖和中部的五指山区都是黎族聚居地。汤显祖游历琼州时,曾深入黎区考察了当地的民俗风情。后来,黎族人也进入了《邯鄲记》。

《邯鄲记》二十二出的曲白曰,“(樵)你是不知,这鬼门关大小鬼约有四万八千,但是飓风起时,白日里出跳,由是鬼矮的离地三寸,高的不上一丈,下面住鬼打搅得慌,我们山崖树杪架些排栏,夜间护着四穗狗子睡。”

“这段颇有些荒诞的描述,其实是写实,在古代黎族人的生活里都找得到依据。”姚品文分析道。一是关于鬼,据《黎岐纪闻》云,“病不知医,尚跳鬼。”二是关于住房。西南少数民族普遍用干栏式建筑,但黎族的干栏又有不同,即“巢居”。据《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岭南道十三·琼州·风俗》记载,“有夷人无城郭,号曰生黎,巢居洞深。”这些黎族奇特的风俗习惯,后来也被汤显祖写在他的剧作中。

《邯鄲记》还多次提到“回回”。第四出《入梦》就有这样的宾白,“(生)店主人,这位老翁何处?(丑)回回国来的。(生)老翁容貌,不象回回。”第二十四出《千秋岁》,也提到“回回舞,婆罗旋”。所谓“回回”就是回族。据史书记载和考古鉴佐,从唐代开始就有穆斯林人居海南岛。至今,海南的回族仍聚居在三亚。

《邯鄲记》完成后,汤显祖认为自己想要表达的都已表达完了,从此封笔不再写戏曲。姚品文评析,汤显祖到过海南岛,这一经历对汤显祖的人生有过积极的影响。无论是研究他的生平,或者研究他的创作,都不应该忽视他的这段经历。



《邯鄲记》插图(资料照片)



学者龚重谟

深度触摸汤氏琼州印迹

龚重谟下海南

文\海南日报记者

高虹

实习生 肖艳艳

图\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从1978年的《汤显祖和他的〈牡丹亭〉》至今,我省汤显祖研究学者、原海南省文化学校副校长龚重谟研究汤显祖戏曲已经30年有余。日前,他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感慨道,“如果我当初不来海南,就不可能在汤显祖的诗文里发现海南的痕迹,也找不到汤显祖在海南的印迹。”

作为汤学研究领域寂寞耕耘的一位学者,1982年龚重谟已完成了《汤显祖传》。1988年,“十万人才下海南”,龚重谟也在赶潮者列。来到海南后,龚重谟开始接触到海南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他第一次在昌江看到了黎族妇女的纹面,真实地触摸到了汤显祖《黎女歌》里描摹的风俗画卷。“如果没有在海南的生活经历、对海南自然、人文知识的积累,可能就会与汤显祖诗文中的历史信息擦肩而过。”龚重谟说。

最近出版的汤显祖研究学术专著《汤显祖研究与辑佚》,是龚重谟继续深入汤显祖研究的新成果。内容涉及对汤显祖“情”的思想探索;论述了散见的汤显祖戏曲理论的特色,提出了他在我国戏曲理论史上的应有地位;透过汤显祖剧作中对时间的处理,剖析了它与“四梦”的主题、情节结构与人物刻画的关系,并比较汤与莎翁戏曲表现样式以揭示中西戏剧的异同。

贬谪徐闻对汤生平与创作的影响,本是汤显祖研究的薄弱环节。龚重谟以汤氏诗文为据,结合地方文献资料,再现汤显祖在岭南的历史真实。他说,“我发挥汤氏故乡人的优势,搜寻地方文献与民间乡土资料对玉茗堂与汤墓的沧桑变化进行了考证。对汤显祖与利玛窦、李贽是否会面以及汤的死因等问题,作者不迷信‘权威’的说法,以确凿的考证提出了不同意见,自成一家之言。”

《汤显祖研究与辑佚》出版后,龚重谟有意退出汤学研究。他的老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李希凡老师获悉后,在为他人写的《序》文中提出了不同意见,“读完全书,我倒认为,这不应只是重谟研究汤学的最后集结,而该是他续写一部《汤显祖大传》的准备,为了晚明这位戏曲大师,这是值得的,读者寄有厚望焉!”

“看来我还需要调整心态,作出新的规划,虽退居林下,但还没有龙钟老态,还应发挥余热,继续弘扬‘汤学’,不应辜负老师和同道们的期望,为继承与发扬民族文化遗产再作贡献。”龚重谟笑着说道。